

中華用報

期十四第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三日

物資統制機構	從取締敵性音樂說起	魯道
走那一條路	廣州之米糧配給政策	楊光政
兩淮峽	新幾內亞的土人	董
流浪散記	浦明	
洋鬼子在中華（二十續）	嚴申年	
許季本	郭惺	

社報日華中 者行編
號九十五路南河北海上
角三冊每售零
元六十年癸卯八年半閱定

的物資以外，其他貨物，在一定區域以內已可自

由運輸，每須再辦各種手續。政府當局對於這措施，一方面達到了真正統制必須統制的物資

戰時物資須由政府當局來負責統制，使供求
，消耗，運輸諸關係適合戰爭，不致發生紊亂恐
慌等現象，已成了人盡皆知的起碼常識。但是我
們過去所見到和切身體念到的物資統制，漏洞未
免太多，所以並不能使物資的供求保持平衡，消
耗趨於合理，運輸順利通暢，因此統制的結果，
反而發生了種種病態，人們在這種病態重壓之下
，幾乎喘不過氣來，而流血的真正目的也未見
一些場合所造成的結果。資在甲地多得發生過
嚴重的缺乏恐慌，隨之趨於停滯，於是
，一方面是資金過濫，另一方面是能參加再生產，就連
，也因生產停滯而陷

戰時物資須由政府當局來負責統制，使供求一
，消耗，運輸諸關係適合戰爭，不致發生紊亂發
慌等現象，已成了人盡皆知的起碼常識。但是我
們過去所見到和切身體念到的物資統制，漏洞未
免太多，所以並不能使物資的供求保持平衡，消
耗趨於合理，運輸順利通暢，因此統制的結果，
反而發生了種種病態，人們在這種病態重壓之下
，幾乎喘不過氣來。而統制的真正目的，也未見
達到。

些場合所造成的效果是凍結了物資，致使某種物資在甲地多得發生過剩的現象，在乙地却有極端嚴重的缺乏恐慌，民生因而困苦，工商百業，也隨之趨於停滯，於是影響所及，一方面是物價高漲，一方面是資金過剩，這些過剩的資金非但不能參加再生產，就連本來生產機構中活動的資金，也因生產停滯而陷於「失業」，變為游資，而這些游資充塞於社會間，到處找不到歸宿，便自然而然地走上囤積投機之路。囤積投機的結果，

目的；另方面也減除了不少人民的痛苦。所以上星期來，我們顯著地看到上海及附近各地人民日用必須品價格之逐步低落，工商百業的恢復其正常活動。如果能長此下去，則各地物資的供應能够平衡，運輸能夠順利，社會人心，即可趨於安定。這兩天上海大米價格之自然的下降，便是這個最好的例子。

藏書圖國京南

因戰爭而統制物資，其目的不外乎二，即是一，使有關戰爭的物資不致為人民所浪費，削弱了戰爭的力量；反之，能將有關戰爭的各種物資都歸戰爭所用，加強作戰的力量。二，使有關民生的物資供求均衡，國民生活趨於安定，直接間接增強國家的總力。所以因戰爭而統制物資，對於國民生活的影響根本應該是有利無弊。但是過去統制物資，因為沒有統一的全盤的計劃，在某

更加促進了物價之狂漲，如此周而復始，便造成過去物資統制愈加緊，物價愈狂漲，社會愈不安，民生意痛苦的可怕現象。

制這一方面，這即是說商業統制總會當前的工作，還祇做到辦理搬運許可證這一件事情。這一積極工作的推進，對於統制物資固有利益，但這種利益還不能盡其加強國力，安定民生的全部作用。因為當前我們國家最需要急迫解決的一個問題，除了統制現成的一點物資之外，便是有計劃的增加生產，——也即是增加物資，所以在商業統制總會的任務上，也規定它有統制收買各種原料

，統籌配給各種原料這一項。因此全國商業統制總督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並不在於簽發統制物資之搬運證，而在於積極幫助商人很合理地進行其正當的貿易，幫助工廠有計劃地搜集原料，充分配給，使之恢復生產。如此則商人們有商可營，各地間貨物的供應一圓滑，囤積家和投機家，便難施其伎倆；工廠的生產一恢復，市面上貨物增多，漲價之風也自然會得截止。而在工商各業一經恢復其正當的，合理的活動之後，游資得了出路，便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生產機構，再不會到處作祟了。

從取締『敵性音樂』說起

魯 貞

爲從多方面根絕敵性文化底流毒起見，本埠關係當局曾一度考慮過禁止敵性音樂的演奏和播送。但對於「敵性音樂」究竟是些什麼？是不是凡西洋音樂都算是一「敵性音樂」？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是莫明其妙，無從分別，而「敵性音樂」的禍害深到怎樣程度？一旦取消後是否將影響及市民精神食糧的營養？這些問題當然有研究一下的必要。

關於「敵性音樂」若僅從「敵產」這方面去求解釋，則凡屬英美及其與國的音樂，皆包括在內；若進一步擴及敵性思想的根除，則其範圍必不可少此。

按音樂之爲物，影響人類生活與思想至鉅，

，統籌配給各種原料這一項。因此全國商業統制總督當前最重要的工作，並不在於簽發統制物資之搬運證，而在於積極幫助商人很合理地進行其正當的貿易，幫助工廠有計劃地搜集原料，充分配給，使之恢復生產。如此則商人們有商可營，各地間貨物的供應一圓滑，囤積家和投機家，便難施其伎倆；工廠的生產一恢復，市面上貨物增多，漲價之風也自然會得截止。而在工商各業一經恢復其正當的，合理的活動之後，游資得了出路，便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生產機構，再不會到處作祟了。

但是話雖如此，我們希望今後對於物資的統制能够趨於合理化，一方面果然需要政府當局和全國商業統制當局的努力改進各項物資統制的機構和辦法，同時人民方面，也得切切實實，各本良知和良能，與統制機關密切合作，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爲前題，從事戰時工商業的正常活動。否則當局者放鬆了統制，反而使市儈奸商，有機可乘，那時候禍害所及，恐怕會出於我們意想之外，政府當局所希望工商界能夠實行「自治的統制」，大家應該三復斯言！

上帝底手裏奪回來，交還給人類自己，以之發揮人類自己底感情，或以之表現人類互相間的團結意志。

我們現在所指的「敵性音樂」絕非麥多芬華格納，莫查特，杜裏西，柴可夫斯基等大師底作品，他們豈但是德意志，法蘭西，俄羅斯底音樂家，抑且是全世界人類底精神之寶，假使有一個人說聽了一章蕭邦底「瑪札爾加舞曲」後，而發生出不利於自己國家的思想，那簡直是笑話！反之，在「爵士」充耳的地方，我們看到的盡是些意志頑唐，神經麻木的情景，這對於目前我們底國家民族是有益的嗎？

無疑的，我們應該廢止演奏和收聽的「敵性音樂」，「爵士」便是其中之一。

所謂「爵士」，簡單地講，便是一種源於美國的流行樂曲，它底特徵是節奏明顯，旋律粗燥，唱起來油腔滑調，像哭又像笑，其實是肉麻當有趣。

美國立國不過一百多年，文化上的基礎，本來就薄弱得可憐，當然講不到藝術的創造，他們所有的和製造的總離不開色情與金錢，這祇要看好萊塢出品的影片便能明瞭。和文化程度成反比例的，乃是物資享用方面的膨脹狀態，窮奢極慾，世界各國無出其右。藝術上既無傳統可資遵循，和聲學等，也均達到科學化的境地，名手代出，兩百年來，蔚爲歐洲樂壇的大觀。其最大的功績不僅在產生悅耳娛人的曲調，而是將音樂從「但對於美國人以外的人類就毫無意義了。」

我們祇要一想，現在進行的大戰何以會發生的；一句話就回答完畢，即「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之間等是也。英美擁有廣大的殖民地與資源，應該歸入「有的」集團，英美以外的國家便是「無的」集團，爲了爭取生存，他們正在向「有的」國家作生死之鬥，那裏還有歌舞昇平的閒情逸致？即使有這種現象也是不該存在的，也是應該反省和糾正的。

除去美國式的「爵士」應該取締外，一般本國製造的流行小調也有禁止演唱的必要，其禍害之深較之「爵士」有過之無不及，若任其蔓延開來，後患一定不堪設想，豈僅在阻止正當音樂欣賞趣味的提高而已？

現在隨便走到那裏，甚致學校的音樂教室，及市民精神食糧底營養成份呢？此一問題實在都不難常常聽到那些小調的奏唱，滿嘴裏「哥呀，妹呀地」扯個不清，充分地顯示着色情之泛濫，爲民族前途計，筆者不得不籲請當局對於此種情形施以有力的排除，因爲這種樂曲實際上就是若

千年前「毛毛雨」「桃花江」一類東西的復活，影響有可怕的潛在力，它們乃是「敵性」文化流毒的副產物，但却是最「敵性」的東西，我們既要取締「敵性音樂」，則這類流行小調決無倖免之理。其次，英美雖爲敵國，但藝術却是超國際的，它們如含有對我們自己國家民族不利的意識，自當斷然取締；如果於吾人修養上有所補益的，似乎仍有重予估價選別的必要。因咽廢食，智者不爲，關於此點，吾人僅以至誠向當局提供出來，作爲將來實施取締「敵性」音樂時的參考。

至於「敵性音樂」一旦取締後，是否將影響到我們以爲取締「敵性音樂」是第一步驟；接受西洋正宗音樂是第二步驟；最後在欣賞趣味拔高了和音樂教育逐漸遍及了的階段上，纔談得「本位音樂」的創造，這雖然不過是一個期待，可總比沒有什麼期待要有意義些。



百草·五百錢

H.V.295

我們既承認音樂與人生有不可分的密切關係，其於思想的影響又是那樣大，則對於本位音樂發揚上，必尋求一種合理的方式不可，以接尤那些被取締和抹煞了的東西底位置。

講起本位音樂，實在令人汗顏！這真有些像在故紙堆裏找出一兩句捉風捕影的話，就認爲什麼都是中國老早發明的一樣。但筆者初非此意，因爲事實的昭示已經告訴我們要想復活幾千年前的古代音樂是决不可能的，所謂「本位」乃是根據我們現在的需要，創造自己的音樂。

但在音樂教育不够普及和數不出幾個作曲家的現在，此一計劃暫時尚無見諸事實的希望，那末究竟應該以何種方式去達成這個目的呢？我們以爲取締「敵性音樂」是第一步驟；接受西洋正宗音樂是第二步驟；最後在欣賞趣味拔高了和音樂教育逐漸遍及了的階段上，纔談得「本位音樂」的創造，這雖然不過是一個期待，可總比沒有什麼期待要有意義些。

走那一條路

楊光政

懶漢。

走路好比水流。一道川水流注大海，總是盡可能地循着直線，迅速地流去。但是倘在中途被阻於一脈山嶺，它在沖激之後無法突過時，就得轉向山脚下低窪之處曲曲折折地前流了。有時因此。

我這裏所說的走路，是指有目的地的走路；並不包括只爲消閒，散心或運動的走路在內——因為這種走路，多半沒有目的地，或則雖也定了目的地，但是否走得到，是不在乎的。

凡是有目的地的走路，大概都有兩個希望：一是能够到達目的地，二是儘快到達目的地；而對前者的希望，尤爲殷切，因爲如果不能够到達，自然談不到儘快到達了。

爲求能够到達目的地，就必須認清那一條是走得通的路，那一條是走不通的路或竟不是路。爲求儘快到達目的地，因此要利用最便捷的手段去走最短近的路。

不過，便捷的手段，有時會因發生毛病而變成滯鈍。汽車的行駛要比牛車快得多，然而倘若坐在一輛拋了錨而駕不動的汽車上，那可一步路也走不動了。其次，那便是完善的汽車，但如果在不會架就汽車路的田野間馳行，也是跑不快，甚至會出毛病的。

最近的路，莫如直徑。然而要是直徑上佈着鐵絲網，被長期封鎖着，那倒寧可打別的較遠的路走，還可以走到目的地了。假如在路的中間隔着一座高山，那末翻山越嶺地去走直徑，或許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會說起他有一次在極偏僻的時間內趕赴一個會議去演講，他跳上汽車後，要車夫在約定時間以前開到目的地，但那車夫却不打那條近捷的馬路馳行，反去繞行一條偏僻的遠路，而馳抵目的地時，可正當約定的時間，不會失約。原來打那條馬路行駛，雖然近捷，但因人多車雜，開車不便，反要延誤時間；打那條僻路行駛，雖然遙遠，但因毫無阻擋，可以開足馬力，反而到達得快。

所以，便捷的手段不一定絕對可靠；在用它時；第一要看它是否健全，有無毛病；其次得看它是否適用於實際的環境。走短近的路也不一定會到達得快，倘若一直線地走去而此路不通，那就不如繞行較遠的可以通行的路，還能夠順利地到達目的地咧。

自然，當在趕路時，有着完善適用的汽車不去坐，而一定要去坐牛車，這一定是傻瓜。當在趕路時，有着通行無阻的短近的路不去走，而一定要去走轉彎抹角的遠路，這一定是笨伯。而當在通達目的地的路還不存在時，那末唯有去開闢出一條新的路來；如果因爲開路的工作艱苦而就不去走路，這一定是永不能到達目的地的庸懦的

懶漢。

走路好比水流。一道川水流注大海，總是盡可能地循着直線，迅速地流去。但是倘在中途被阻於一脈山嶺，它在沖激之後無法突過時，就得轉向山脚下低窪之處曲曲折折地前流了。有時因此。

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中，會說起他有一次在極偏僻的時間內趕赴一個會議去演講，他跳上汽車後，要車夫在約定時間以前開到目的地，但那車夫却不打那條近捷的馬路馳行，反去繞行一條偏僻的遠路，而馳抵目的地時，可正當約定的時間，不會失約。原來打那條馬路行駛，雖然近捷，但因人多車雜，開車不便，反要延誤時間；打那條僻路行駛，雖然遙遠，但因毫無阻擋，可以開足馬力，反而到達得快。

所以，便捷的手段不一定絕對可靠；在用它時；第一要看它是否健全，有無毛病；其次得看它是否適用於實際的環境。走短近的路也不一定會到達得快，倘若一直線地走去而此路不通，那就不如繞行較遠的可以通行的路，還能够順利地到達目的地咧。

自然，當在趕路時，有着完善適用的汽車不去坐，而一定要去坐牛車，這一定是傻瓜。當在趕路時，有着通行無阻的短近的路不去走，而一定要去走轉彎抹角的遠路，這一定是笨伯。而當在通達目的地的路還不存在時，那末唯有去開闢出一條新的路來；如果因爲開路的工作艱苦而就不去走路，這一定是永不能到達目的地的庸懦的

件，來加以解答。

現在，且先從原則方面談談吧。

由歷史的記載，可知革命大都會經暴力的戰鬥，尤其像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大革命，都會發生過幾度的大流血。但是像英國自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制度的革命，却並未經過怎樣兇惡的血戰。要是以溫和的協調的手段也能達到革命的目的，那末何必一定要流血？這並非僅為庸俗的人道主義，而是為免生命與財富的浪費。反之，大流血的戰鬥不一定就是革命，更不一定能達革命的目的，像民國以前朝代更迭的戰爭以及民國以來的軍閥混戰，正是最好的說明。而且，需要戰鬥的革命，也不一定是以戰鬥始且以戰鬥終。在戰鬥以前大半先會經過協議，因協議破裂，這才發生了戰鬥；非則以和平的協議的手段來達到革命的目的，仍是為任何革命發動前所最先希望的。在戰鬥以後，經過了揚棄（即敵對兩方在衝突的過程中各舍其短而互取對方之長以達於融合發揚之，這也是並非不可能的。

其次，革命的過程，成直線式的，可說絕無每種革命的過程大概都不免呈現曲線形。自然是應當不放鬆地走直線以求直接達到目的的。但是，倘若主觀與客觀的條件有利於直線的行動時，未成熟，一直線的行動勢將招致重大的打擊而結果並無成效，那末寧可穩重一點，順應客觀現實

的戰鬥，尤其像法國大革命與俄國大革命，都會發生過幾度的大流血。但是像英國自封建制度轉變為資本制度的革命，却並未經過怎樣兇惡的血戰。要是以溫和的協調的手段也能達到革命的目的，那末何必一定要流血？這並非僅為庸俗的人道主義，而是為免生命與財富的浪費。反之，大流血的戰鬥不一定就是革命，更不一定能達革命的目的，像民國以前朝代更迭的戰爭以及民國以來的軍閥混戰，正是最好的說明。而且，需要戰鬥的革命，也不一定是以戰鬥始且以戰鬥終。在戰鬥以前大半先會經過協議，因協議破裂，這才發生了戰鬥；非則以和平的協議的手段來達到革命的目的，仍是為任何革命發動前所最先希望的。在戰鬥以後，經過了揚棄（即敵對兩方在衝突的過程中各舍其短而互取對方之長以達於融合發揚之，這也是並非不可能的。

再說革命的過程，成直線式的，可說絕無每種革命的過程大概都不免呈現曲線形。自然是應當不放鬆地走直線以求直接達到目的的。但是，倘若主觀與客觀的條件有利於直線的行動時，未成熟，一直線的行動勢將招致重大的打擊而結果並無成效，那末寧可穩重一點，順應客觀現實

的條件，繞行可能走的路，腳踏實地地前進的。向着走不通的路而去橫衝直撞，弄得筋疲力竭，頭破血流，這種奮鬥精神果然是勇敢果斷，值得欽佩，然而對於革命却並無益處，甚且還會斃傷革命的力量，斷送革命的前途。像這種無結果的奮鬥，未免患了幼稚病，不是革命者所需要的。

反之，在革命的路上，難免有重重的障礙，這就需要革命者去披荆斬棘，去開拓出一條平坦的大道了。倘在沒有路走的時候就休息不來，在遇見荆棘的時候就望而却步，這樣的態度果然是老成持重，足以保身，然而革命的路却將始終阻塞，革命的目的也將永無成功之望了。像這樣地貪生怕安，是患了老年病，是每一個革命者所應該克服的。至於借着革命之名，拿別人的頭顱去換自己的原諒，拿民族的生命去換私人的財富，這非但是不革命，而且是出賣革命的反革命了。

再說革命的路向，當然是要選擇最有利革命感情的好惡或主觀的愛憎，是使革命走錯路向的誘因，應當切戒的。

三 在世界各國的革命史中，俄國革命所走的路是最曲折了。它簡直成了革命過程的一個典型，列寧掌握政權以後，曾不顧黨內多數人的反對，堅決地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與德國簽訂了喪權失地的布列斯特·亦托夫斯克和約，而退出了戰

段，當時的目的為推翻沙皇政權。從一九一七年三月到十一月革命止是第二階段，當時的目的為

打倒俄國國內的帝國主義及退出帝國主義的戰爭。

自十一月革命以後是第三階段，這時的目的為鞏固一國社會主義的獨裁政權，俾使成為打倒各

國帝國主義與展開世界革命的中樞。各階段的戰略，在原則上是始終一貫的，僅因革命階段的更遞而有所不同。但其所取的戰術，則在任何一個

階段中，因革命潮流的高漲或低落以及國內外現實情勢的演變而在再三地變化着。

從俄國國內情勢方面看，可見它的戰術是在一再變化着。它起初與社會革命黨克倫斯基協作；迨推翻沙皇政府後，復進而推翻克倫斯基政府，而建立蘇維埃政權。在經濟上，先會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但結果遭到一般農民的反對，以致生產力降低，農村歉收，於是列寧馬上改取新經濟政策，恢復了資本主義的性格。至斯太林執政後，在肅清運動中，最初與布哈林等右派合作，排斥了托羅斯基等的左派；其後復返身清除了布哈林等的右派。再在三次五年計劃中，除實施工業化外。並實行集體農場，使農村漸漸地趨於共產化。由此看來，俄國的革命完全是根據着現實的情勢而在走着曲折的路的。

至於表現於外交方面的路，是更其曲折了。

列寧掌握政權以後，曾不顧黨內多數人的反對，堅決地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與德國簽訂了喪權失地的布列斯特·亦托夫斯克和約，而退出了戰

爭。當時協約國會製造謠言，說列寧乘了德國的祕密火車回到俄國，是去做德國的間諜的，也有不少人罵列寧是奸細，是賣國賊。然而列寧却不顧一切地執行了他的決定，原因是她認為「成立了單獨的和約以後，我們在目前便可以完全脫出正在作戰着的帝國主義的集團兩方，利用他們的相互敵對，乘他們正在混戰之際，我們就可以推進和鞏固社會主義的革命。一試想當時俄國經過了對外戰爭與國內革命，而已經筋疲力竭之時，倘再作戰下去，則俄國的命運將如何？而俄國革命的前途又將如何？」

至大戰結束後，因協約各國干涉俄國的革命，列寧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了共產國際，在各國煽動世界革命，以爲對抗。其後列強的干涉撤退，俄國的經濟生活亦疲憊不堪，他們爲實現工業化，需要外國的投資與技術援助，並且見於資本主義漸趨穩定，世界革命潮流低落，於是改取與資本主義休戰以至與資本主義各國和平共存及友好合作的和平政策，從而致力於一國社會主義的建設。自一九二四年以後，世界各國（除美、國外）大多承認了蘇聯，而蘇聯在國際上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了。

納粹在德國獲得了政權，即以反共爲標榜；俄國爲自衛起見，便在國際上展開「集體安全」運動，與法捷等國訂立互援條約，一變其改造現狀的態度，而成了維持現狀的一個國家了。同時，它在各國內部發動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

爭。當時協約國會製造謠言，說列寧乘了德國的

居然主張與資產階級的政黨合作了。

四

但在慕尼黑會議召開時，蘇聯却被摒於會外，心中不免惴惴不安。斯大林見於英法有慾意德國反蘇的形勢，他也就跟着向納粹施送秋波，於是一九三九年一月的演說中承認納粹的併吞蘇丹登區。至第二次歐戰爆發前夜，蘇聯先期對德力取緩和態度，繼則免去李維諾夫外長之職，最後竟在與英法尚在進行軍事談判時出乎意外地與德訂立了不侵犯協定，從而促成了德國與英法各協約國的戰爭。而在歐戰進行中時，蘇聯除供給德國以物資之外，且在協約各國內部從事於有利德國作戰的反戰發動。一方面騎着歸併其西境各小國土地，爲其自衛的外圍，爲其推進的前哨，全進而赤化歐洲。

德國憚於蘇聯勢力之西漸，因此於戰平了西歐以後，即調軍東指，展開了德蘇的大戰。這時的蘇聯，却又與英美合作起來，結成共同對德作戰的同盟了。

在這個過程中，蘇聯所走之路是何等地曲折？蘇聯的政策是經過了多少次的顛變？他們從不因了感情上的好惡，認定某國爲永久的敵人，某國爲永久的友邦。雖然當蘇聯的路向改變時，往往就有人罵他爲反革命，但其實站在蘇聯的立場上說，他們的革命原則與目標固始未會變動，即：保衛蘇聯，從而以它爲中樞，乘各國互鬥的機會，進行世界革命的工作。其戰術的改變與路向的改變無非在便利其革命目標之到達罷了。

再去憑着勇氣前進吧。

革命的路線，應隨現實的條件——主觀與客觀條件的變化而變更運用。需要前進時，自當勇猛前進；需要退讓時也當不惜退讓；需要前進時，固當向西；需要向東時，便當向東；需要鬥爭時，即應鬥爭；需要和平時，便應和平。一切要看何者在實際上有利於革命的前途而定；僅憑意氣感情用事，僅憑傳統好惡決策，這決不是實際的革命工作者所應有的態度，因爲它對於革命的發展是有害的。關於這一層，列寧懂得更透澈，斯大林懂得更透澈。

中山先生逝世前，曾有兩句家喻戶曉的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可是距今將達二十年，我們仍得要把他這兩句遺囑提出來高聲呼喊。然則如何從革命之成功呢？曰：「必須喚起民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吾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須不怕進也不怕退，不記舊恨與宿怨，運用最適應於現實的革命的戰術，去走上主觀與客觀所能走得通的革命的路，聯合起真真正等待我的民族，以爭取中國的解放，與世界被壓迫民族的共同解放！

只憑勇氣而蠻撞，或爲求謹慎而畏縮不前，只望見目標而在懸崖絕之中亂跑亂逃，或只注視着坦道而忘掉了目標，凡此都有害於革命。

廣州之米糧配給政策

譽棠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誠哉斯言，試觀廣州，雖在戰時之下，然人民生活，安定後游，社會情形，太平靜治，此實由於米糧配給之良善也。廣州之米糧配給政策，施行半載有餘，公務員之配給實現於前，而平民之配給執行於後，雖其方法互異，然予人以方便則一。

今應預先聲明者，即下面所述之米價，概以新法幣為標準，所用之衡器，概以天平秤為標準。

米糧之配給，分公務員與平民二種；公務員配給始於去年八月，平民配給始於去年十二月。配給方法是按照每戶人數多寡而發配給證，於配給期內，可憑證往糧食局所指定之售米店購米，其餘米經指定之米店，須一律停止營業。現在，糧食局設立之配給米店有三；一在於城中，一在於城西，一在於城中而偏於西者；以該三處為商業地域，居民稠密，交通便利，最宜設立配給之所。且設立既少，易取管理

嚴密之效；米糧參雜，斤兩不足，無由實施。但自今年一月份起，公務員配給分五日一次，人多三倍，頓形擁擠，三配給店，頗有難於應付之弊，而須酌量為之增設矣。

公務員之配給是指整個公務員之家屬而言，無論大人小孩，每人每日十兩。米分兩種：第一種每五元二斤三兩，另一種每五元二斤六兩，但此係碎米，甚少人買，不久便取消不賣。配給期限，一月份爲上下兩期：上期自一日至十五日；下期自十六日至尾日。惟此種限期補購，下期未買，可於下月之上限，並不甚嚴；上期未買，可於下期補購，其目的為予公務員以方便，使不致於因一時之金錢困乏，而失當期之配給米糧，其優待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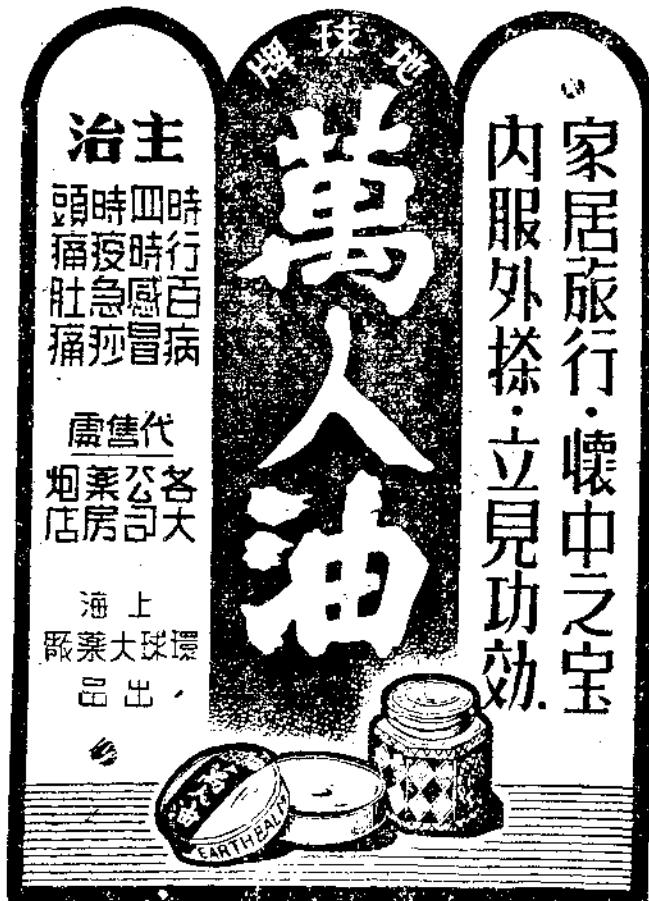
在配給期內，亦有日子之規定；各家照配給證號數之末字日子去配給；例如：號數之末字爲四，則在於此月之四日，十四日，二十四日去配給，若號數之末字爲零，則在於此月之十日，二十日，三十日去配

給，其餘照此類推。此法為避免人多擁擠之患，原無可非議，惟配給期限過長，而實能購米者僅三日，在此三日之內，須購整個月之米，中下級之職員，實難應付；且購米日期過於固定，人事紛繁，豈無忘記，一失機會，而十日無糧，殊感其不便矣；故有今年一月份起之變更。

在今年一月份起，公務員米糧配給，每月分爲六期，每五日爲一期，如係月大，則尾期爲六日，如係月小，則尾期爲三日。在期內，

高級公務員所接受而已。甲種米爲金風，新興，白宣粘，每五元可購二斤一兩九錢，價較便宜，而質地

無論何日，均可配給，但過期則不能補購，至連購三期則可。米分五種：特種爲絲苗，齊眉，金山精，每五元可購一斤十三兩三錢，價較貴，但此種米爲廣東出產之最優良者；油多而香，質明而爽，與江浙所產稍異。在太平時代，亦僅爲貴人富人之糧食，平民甚鮮購買，何況戰時？是以此種米之配給，不過爲高級公務員所接受而已。甲種米爲金風，新興，白宣粘，每五元可購二斤一兩九錢，價較便宜，而質地



米每五元可購二斤四兩七錢，其中間有碎米參雜，但為量不多。丙等米每五元可購三斤八兩五錢，碎米較多，質亦較差。丁等米每五元可購三斤十二兩三錢，米質較劣。

至於平民米糧配給，每人每日十兩，六歲以下六兩。配給並無期限，至多可一次買十日之米，但每日或半日買一次均可，所以便貧民也。米分四種：第一種每五元可購二斤五兩，第二種可購三斤八兩，第三種可購二斤十二兩，第四種可購三斤，均在糧食局指定之米店配給。平民配給之第一種米與公務員配給之乙種米，其質地相差無幾，但碎米參雜較多，為普通市民所樂用。然其色香味質，大遜於苗齊眉，即較金風新興，亦遠所不逮。

資產階級，享樂慣常，對之殊感難堪，因而向市上搜羅優良之米矣。市上所售之米為黑市米，本在禁止之例，然亦有人出售，隱祕異常，普通之人，難於購買；聞其價格較配給米昂貴幾倍，亦分成等級。至其詳細情形，尚難獲知。

廣州之米糧配給數量既如是充

糧，價廉而且穩定，人民生活，多蒙其福，殊堪令人嚮往。然而，開說將來每人每日配給數糧有減少之可能，如是，則食雜糧補助者必多。

新幾內亞的土人

蒲明

新幾內亞是大洋洲唯一的大島，形如牛首，面積約八十萬方公里，人口亦在八十萬左右。

十六世紀時，歐洲人便發現了新幾內亞，可是四百年間，各國僅在沿海一帶建立根據地，而無法深入內地。十九世紀中，德國人極注意這個大島，曾派了許多探險隊前往考察。

在新幾內亞的腹地，雖然是一片大森林與山叢，除了袋鼠與野猪之外，兇猛的野獸是很少的，然而最可怕的，却是人，這是一羣食人肉的野蠻人。

新幾內亞的土人中，有兩種最落後的民族，一是小黑人，另一是巴布亞人。

我們時常聽人說起世界上真有小人國的存在，那便是指這羣小黑人而言，幾乎各大洲都有。新幾內

島，難免亦因之起價，而貧民生活，遂多一重壓迫矣。希望此消息之不能確，則萬民額手稱慶，是可以斷言者。

巴布亞人骯髒的程度，是我們難以想像的，身上積滿了污垢，為食物粗糙，營養不足的緣故，人族，與散布在恆河流域以及馬來亞一帶的相同；他們身材矮小，約長一公尺左右，永遠蟄居在大森林中，房屋像一個狗棚。他們的食物，除了獵取兔子一類的小動物外，就是野菜與蜂蜜了！

這種小人生得異常醜陋，智慧與道德甚差，但他們很勇敢，不畏高大的白種人，胆敢與之搏鬥。他們集合成羣，也能制服猛獸。

至於巴布亞人（Papuas）是新幾內亞主要的一種民族，散布在山地與森林中，他們不准其他民族踏入他們的地方。

德人愛萊博士，曾率領大批助手，去考察這個民族的生活狀況，他們從聖弗朗西斯哥河乘船上行，在巴爾司里灣口，發現許多水上的村落，茅屋是建築在浮筏上的，這

還是普通的土民的區域，所以他們在歇宿與飲食方面都不感到困難。再向上游，便是巴布亞人的地域了，這個民族身材碩大，但是十分醜陋，鼻孔尤其寬大，他們的性情是冷酷，陰險，多疑。

而成了野蠻人的食物。

這裏的鳥兒特別可愛，有一位遊歷家曾記述道：「這是一種『天堂鳥』，在早晨，晨霧初顯的時候，在叢林中，就可以看到許多紅色，金黃，藍色羽毛的鳥兒，在跳躍着。這類的鳥兒極其可貴，但不容易捕捉。必須穿了淺灰的服裝，不着鞋子，輕輕地走向牠們，才可動手。因為他們的胆子很小，一點微小的聲音，就是以將牠們嚇走了。」

至於在更大的森林中，樹高六十公尺，是毒蛇的世界，但是「天堂鳥」却特別多，到了冬天，美麗的羽毛，散落遍地，收集起來，可以做帽子，扇子與其他裝飾品。

巴布亞人的風俗，亦與其他民族迥異，一個青年男子向一個女子求婚後，就不許再見面，直到訂婚之日，男的應該先躲入叢林中，用手遮了臉，然後才可以出來與女的晤面。

他們在同族之間，非常親切，得到一張烟葉或是一壺酒，總要和鄰人平分，對於同種族奴隸，也不加以虐待，衣服食物，都和主人沒有差別，僅是多做些工作而已。若

是見到異族人，就不同了，不將他們殺死，是不甘心的。

天晚的時候，巴布亞人是決不出屋子一步的。就是有天大的事，也不肯喧囂吵鬧了，所以這裏的夜間，整個的世界沉靜得如死寂了一般。

在北部的山林地中，動物稀少，不容易覓到食物，連野蠻的巴布

亞人亦無法深入，所以各國的探險家，對於這塊地方，都認為是很神秘的。

巴布亞這個野蠻的民族，簡直沒有文化可言，他們閉門自守，不與外人接近，所以他們的實際情形，是我們很難明瞭的。

譯自「*Chez les Papous*」一書。

兩海峽

嚴申年

——達達尼爾海峽、博斯普魯斯海峽——

地中海在歐亞非三洲的中間，面積二百五十萬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內海，牠有幾個門戶：假使蘇彝士運河（Suez Canal）和直布羅陀（Gibraltar）可以算是前後兩扇大門，那達達尼爾海峽（原名Callipolis或Hellespont）便可以當得一個側門，而牠和博斯普魯斯海峽（舊名君士坦丁運河，位於馬摩拉海之北，黑海之南，為一蜿蜒曲折自馬摩拉海入黑海的孔道）聯合起來，又正是黑海 Black sea 的咽喉。

蘇彝士運河在亞非間，是出入紅海的門戶，直布羅陀在歐非間，是出入大西洋的門戶；同樣，達達尼爾海峽在歐亞間，位於馬摩拉海（Marmara Sea）及愛琴海（Aegean）兩岸約長七十五哩，闊三至十五哩

不等，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兩岸全部闊約七哩半；兩海峽沿岸聳立，極易控守，尤為世界最有名的險隘，不僅為歐亞交通及國際交通的孔道，抑且在軍略地位上異常重要，原來古今以來，關於兩海峽的事蹟頗多，歷代亞洲人的西進，與十字軍的東征，均會問津於此。

在荷馬（Homeric）的史詩（Epic）

裏，不是有這樣一段的故事。提羅依王子誘拐了希臘王后海倫，希臘王便興兵圍攻提羅依城，十年城破

，這傳說告訴我們，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兩海峽在最古的時候，就有過十年悲壯的史詩的戰爭。在今日，土耳其所以在這次大戰中佔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正因為牠地跨歐亞兩洲，掌握了黑海通地中海的咽喉——達達尼爾和博斯普魯斯兩海峽。

當土耳其的前身奧托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正在全盛的時代

時，正式名為兩海峽，而一般人將之統稱為達達尼爾海峽，其實是包括兩個海峽的。

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俄國則欲開放兩海峽，以便出黑海而染指地中海的利益並開拓歐洲，

但英國則欲關閉兩海峽，使俄國的黑海艦隊永遠被封鎖在黑海之內，不能衝出地中海。

十七世紀後，土耳其國勢漸衰，無力關閉自己的門戶，俄國遂乘機向土耳其進攻，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要在黑海方面獲取海口的願望，由女王喀德林弟(Catherine II)繼續完成，她奪取黑海北岸的土耳其領土，使俄國船隻得在黑海以及其他土耳其海岸自由航行，到了一七三五年，俄又攻土，於一九(Ov.)要塞地帶。

不料過了三十年，俄土復起大戰，至一七四四年簽訂庫次克開拉齊條約(Kutahuk-Kainardi Treaty)於是俄擴地至黑海沿岸，並得在黑海岸自由建築工事及在黑海內自由航行的權。一七九八年及一八〇五年俄土同盟協定，更許俄艦出入兩海峽，一躍而為黑海岸唯一的強國，惟旋掌破命蹶起，問鼎近東，因而歷史上所謂海峽的紛爭遂從此開始。

在土耳其奧托曼帝國強盛時，會封鎖海峽門戶，禁止他國船舶出

入，前後達數百年，俄國自十八世紀成爲黑海強國以來，雖企圖佔領君士坦丁堡，打破海峽的對俄封閉

，使俄國艦隊得駛入地中海，但其爲維持地中海航路的安全，始終堅持海峽封閉的原則，而拿甘啟棄本國軍艦駛入黑海之權，並在外交與軍事方面，給予土耳其以極大的援助，以阻止俄國南侵政策的發展，同時法奧德諸國因欲向近東發展，對英國的對俄政策也深表同情。

處在這種國際情勢之下，海峽得完全在土耳其控制中，外國軍艦

咸禁止駛入，此項原則會得有國際條約的保障，一八〇九年一月六日英國與土耳其訂立達達尼爾海峽，於是俄擴地至黑海沿岸，並得在黑海岸自由建築工事及在黑海內自由航行的權。一七九八年及一八〇五年俄土同盟協定，更許俄艦出入兩海峽，惟商船除外，爲土耳其封鎖

海峽原則正式獲得國際條約上根據之始，一八四一年倫敦會議，英法奧普俄土諸國簽訂條約，重申土耳其的舊規則，即土皇對外和平時，外國軍艦應禁止駛入海峽。

待至十九世紀的下半期，奧托曼帝國開始崩潰，那時候，俄國大舉南侵土耳其，企圖打破海峽對俄抗議，然在戰爭時期內，兩方軍艦

封鎖，由黑海而出地中海，英國以俄國如得控制海峽，則黑海的艦隊便可自由進入地中海，匪特使英國失去印度和東非的聯絡，而且在戰略地位上也將處於劣勢的地位，英法兩國遂援助土耳其，血戰於克里米亞(Crimea)，俄師敗績，乃於一八五六年三月三十日，締結巴黎條約，又確認土耳其的舊規則，一七八八年俄土戰後所召集的柏林會議，對於海峽的封閉原則，再加以保證。

不過，此項舊規則，在二千世紀初期，會遭到兩次的破壞。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俄國派兩巡洋艦驟雨商船旗艦，先後通過海峽與蘇聯士連河而入紅海(Red Sea)，搜索紅海中立國的船舶，當英國、郵船麻刺申號(Malacca)，以運送違禁品的理由，被俄艦捕拿，英政府即提出嚴重抗議，認爲違反海峽封閉的國際條約。一九一四年前次大戰爆發後，土耳其尚未參戰，而四艘，受創者頗多，及後，英法聯軍又圍於海峽鄰近的加利波里半島

，大遭失敗，狼狽退出，軍艦沉毀者四艘，受創者頗多，及後，英法聯軍又圍於海峽鄰近的加利波里半島，極大的損失，未能達到目的，海峽防務的鞏固，於此可見一斑。

大戰以後，英法諸國因受了教訓，均反從前的封閉主張，堅持海峽

常馳騁角逐於海峽內，舳艤千里，旗旗蔽空，海峽成了一片腥羃兩血的戰場了。

峽應自由開放主義，不加封鎖，並解除其武器，所以在美國總統威爾遜所宣佈的和平十四點，其第十二點，也以「達達尼爾海峽須由國際保障」永遠開放，使世界共享航路的自由。但在巴黎和會中，由於列強意見的分歧，未能成立妥協，直到一九二〇年，英法意等國在巴黎訂定寒佛蘭條約後，才規定將達達尼爾海峽國際化，對於航路，採取完全開放主義，並為非武裝區域，任何國籍的船舶，無論戰艦商船，平時抑或戰時，一律有出入航行的自由，此外，更在海峽兩岸及馬摩拉海周圍劃出若干哩，稱為海峽地帶，海峽委員會以共同管理。

這種對土不利的措置，當非土耳其所能接受，於是這裏的戰爭重複爆發，英國以希臘為工具，進攻安哥拉，結果，土耳其在故總統凱末爾將軍所領導下的新政府，與希臘作殊死戰，獲得勝利，把英國指導下的希臘軍隊悉數逐出境外，並奪回海峽以西的色雷斯(Thrace)的一部分土地。

然而寒佛蘭條約終未得土耳其的承認，希土戰後且被撕毀，於是，在一九二三年又召集所謂洛桑會議，重行考慮對土的條約，結果乃簽訂著名的洛桑公約，規定東色雷斯為歐洲土耳其的地方；不過在這一亞德里亞堡為止，這就是現在所稱寒佛蘭條約後，才規定將達達尼爾海峽國際化，對於航路，採取完全開放主義，並為非武裝區域，任何國籍的船舶，無論戰艦商船，平時抑或戰時，一律有出入航行的自由，此外，更在海峽兩岸及馬摩拉海周圍劃出若干哩，稱為海峽地帶，海峽委員會以共同管理。

到了一九三六年，歐洲局勢大變，土耳其要求海峽設防更趨積極，乃援引國際公法上情勢轉遷原則(Resus sic stantibus)於四月十一日正式照會洛桑公約的簽字國，要求恢復海峽的武裝，各國允其所請。

在六月二十二日集議於瑞士的蒙特雷(Montreux)決定給予土耳其與保加利亞與黑海而與蘇聯水陸相通，東北部份的色雷斯地方相接，其西方海岸與愛琴海中希臘的島嶼相接近，西南海岸則與義大利所屬的杜得尼亞斯羣島(Dodecanese Archipela)接壤，南方海岸與英國所屬的國家建議訂立黑海公約，聲請黑海沿岸國援助其恢復海峽的主權；嗣又在國際軍縮會議中，土外長魯舒第(Rouchdy Arras)竟公然提出恢復兩海峽武裝的要求，引起各國的震驚，此為土耳其正式要求恢復海峽主權之始。

到了一九三六年，歐洲局勢大變，土耳其要求海峽設防更趨積極，乃援引國際公法上情勢轉遷原則(Resus sic stantibus)於四月十一日正式照會洛桑公約的簽字國，要求恢復海峽的武裝，各國允其所請。

所以掌握世界戰略與商業上的重心——兩海峽，在現行大戰中，成爲舉世矚目的焦點了，過去，英

美，俄當周一再向土耳其政府要求施

用兩海峽，尤其是蘇聯，因爲目前黑海艦隊的出路，便是兩海峽，通

過兩海峽，才能到達地中海和英國艦隊會合，所以協約國方面企圖撕毀蒙特婁條約，强行通過兩海峽，必遭土耳其的嚴正的反對，原來兩

流浪散記

郭異

一 流浪的楔子

「流浪的楔子」，就是解釋我為什麼要「流浪」？或者可以稱做是流浪的「動機」。

我幼小是生長在錢塘江畔，常常幻想着「駛浪滔天」的「對岸」，是一個怎樣的「世界」？有人告訴我：「對岸非凡貧苦，沒有這邊的富庶！」但我還是希望，即使貧苦也得去瞧看一下。七歲時，我第一次跟隨母親「出遠門」，到了鄰縣崇德，回來向小遊作們驕矜着：

「你們去過別的縣城嗎？」但是，到崇德要經過長安鎮，所以我看見了滬杭鐵路中間的一段，却又好奇起來，牠的兩端，應該是個什麼樣子呢？再數年，杭平公路落成了，我覺得需要去的地方愈多，像平湖，不是也該到牠一到嗎？

海峽的安危和土耳其懸隔中立問題，有著密切的關係。最近德土關係的增進，實對協約國的企圖作強有力的打擊！

等到會閱讀「舊小說」，我羨慕那些流浪遍江湖的人。看過田漢的「南歸」，這時候我是「中學生」了，自然同情這衣補鞋破的「流浪者」，況且，更受了一「男兒志在四方」、「行萬里路」……等等「古訓」的影響，我就決意「向外發展」，雖然那時候是一無把握，這種盲目的冒險，實在和中了神怪小說流毒的學徒，偷偷背師出走，到深山去尋仙訪道一般的胡鬧可笑！

然而，若說我生性歡喜流浪，倒不如說流浪的習性是這樣逐漸養成的。但也不能忽視了另一個根本原因，便是我家庭貧困，任何地方都覺得比住家中好，學校中每逢暑假寒假，同學們莫不興高采烈的預備「歸家」，我却繃了眉爲着不得不「家去也」而煩憂！十七歲以後，家庭不能繼續我「升學」的負

擔，想讓去做一個「學徒」註定我的一生，我掙扎反抗的結果，是失去了「家庭」，以「半工半讀」的「流浪化生活」，來完成我的「願望」與「抱負」。所以，我雖然常寫些「懷念故鄉」的文字，可是我永遠激發不起「戀家之情」，在外面流浪了整整十三個年頭，我還想流浪，流浪，流浪到老，流浪到死，我不願回家」，我早已忘記了有「家」啦！

這是「楔子」，十多年流浪的辛酸話，（自然也有甘甜的！）那儘可寫成厚厚的不知多少冊的，假使機會允許我的話。現在，自然只好「閒散」地輕描淡寫幾筆，所以又叫做「散記」。

二 「旅行讀書」的「肇始者」

假使有「旅行讀書」這種事實的嘲諷，却巧有天津朋友梁君，慫恿我北上，於是「別了南方」。天津到南開旁聽，半年後，正式由朋友「資助」，再自己「半工」，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掛上了「工讀生」符號，受女同學「白眼」，可是，我也寫過「永不忘懷你——南大」，這歷史悠久的學府畢竟值得稱頌的。

笑話，我的「讀書」，倒有點像「大官」們的「履歷單」似的具有正經」在故鄉城裏讀的，初中起初讀的是「商科」，我父親早已「擺定主意」要我「興商立業」吧？後來煞費唇舌，改進杭州金沙港市立中學，然後進杭州市立高中，半年後病，暫輟學，至嘉興秀州中學，也是半年，仍回到杭高。畢業後，也就是可紀念的十七歲那年，與家庭分離，却同時考取了之江；沒有學膳費，幸蒙某美國教士「青睞」，却有「條件」：入教，嚴守主日，學成後供他差遣，否則就得追還一切費用。我「忍辱」，也是「權變」，入之江半年，受不起「洋奴」的嘲諷，却巧有天津朋友梁君，慫恿我北上，於是「別了南方」。天津到南開旁聽，半年後，正式由朋友「資助」，再自己「半工」，擔任圖書館管理員，掛上了「工讀生」符號，受女同學「白眼」，可是，我也寫過「永不忘懷你——南大」，這歷史悠久的學府畢竟值得稱頌的。

。但，北平有人創辦理想「新事業」，需要「助手」，我就前去，誰知事業化爲泡影，我受了「騙」？怎麼辦？回天津嗎？不，北平有著名的燕大咧，照樣是「設法」，有志成功，還是「半工半讀」。一年後，有出資的朋友，也有幫忙活動的朋友，要我去南京，辦什麼新聞社；我願意，並不懼怕再度受騙，於是到了「六朝故都」，這有名金陵勝地。自然還得「讀書」，至「金陵」旁聽，我向來是反對「敷衍塞責」的，後來江南社的成績辦得很好，社務一天發達一天，社址由螺絲轉灣擴大到武學園，和大同社却巧比鄰；爲了「專心事業」，只差半年的那張「資格證明書」，我決意捨棄了，直到現在我還以爲有點「可惜」，七層寶塔缺少一個「尖兒」，但再平心一想，真的畢業「大學」又是「何足希奇」呢？
「襄然亭」，可以參讀。

• 真是「恆心」可嘉。像我，一貧困」加「流浪」，「生活」不安定，自然「讀書」也只有「旅行化」，有「心」而「恆」不起來，這實在是無法可想的事。

於江南劉××部隊的夜襲，不死於浙西鷹窩山麓的馬匪……於是我想受「生活熬煎」，我再「賣文餬口」，有「天緣巧合」的「機會」，我再預備到那沒有去過的地方「遨遊」，但切不可忘記一句話：「我永遠是貧困的！」於是我想着，未來的「遨遊」啊，還能這樣享受「免費」的權利嗎？

多個朋友，當然此中有男有女；有年青，也有年老；以職業來分類，醫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戲劇界，色色俱全，只缺少商界，因為我向來是痛恨「市儈」的。以地域來分，凡我流浪足跡到達過的，總留有幾個朋友在那邊。再以時間來分，在死亡線上流浪時最少，大概這時候大家無心緒談友誼吧？在求學時代次之，因為我是窮讀工讀的關係。最多便是「榮任」江南社「社長」職的時候，附近中央俱樂部，農村菜館，留芳齋，再不然夫子廟大都會……每天少不了「請客」，

多個朋友，當然此中有男有女；有年青，也有年老；以職業來分類，醫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戲劇界，色色俱全，只缺少商界，因為我向來是痛恨「市儈」的。以地域來分，凡我流浪足跡到達過的，總留有幾個朋友在那邊。再以時間來分，在死亡線上流浪時最少，大概這時候大家無心緒談友誼吧？在求學時代次之，因為我是窮讀工讀的關係。最多便是「榮任」江南社「社長」職的時候，附近中央俱樂部，農村用菜館，留芳齋，再不然夫子廟大都會……每天少不了「請客」，作「東」的也是我居多！

於江南劉××部隊的夜襲，不死於浙西鷹窩山麓的馬匪……於是我想受「生活熬煎」，我再「賣文餬口」，有「天緣巧合」的「機會」，我再預備到那沒有去過的地方「遨遊」！

多個朋友，當然此中有男有女；有年青，也有年老；以職業來分類，醫界教育界新聞界文化界戲劇界，色色俱全，只缺少商界，因為我向來是痛恨「市儈」的。以地域來分，凡我流浪足跡到達過的，總留有幾個朋友在那邊。再以時間來分，在死亡線上流浪時最少，大概這時候大家無心緒談友誼吧？在求學時代次之，因為我是窮讀工讀的關係。最多便是「榮任」江南社「社長」職的時候，附近中央俱樂部，農村用菜館，留芳齋，再不然夫子廟大都會……每天少不了「請客」，作「東」的也是我居多！

有舊同學許正元，在武漢香港時沒有許多朋友赤誠相助，我也就早已「一路斃有日」了。到上海初期，在同仁醫院養病的錢，都是朋友從遙遠的各地匯寄給我的；近數年來，許多書店刊物主持人幫助我的忙，使我可以在上海「賣文」維持下去，種種的「善意」我是知道的，朋友並非絕對不可靠，但必須有眼光去選擇。多一次教訓，我就多增加一點經驗。

洋鬼子在中華

長編連載廿一編

許季木譯
Call Crow

有舊同學許正元，在武漢香港時沒有許多朋友赤誠相助，我也就早已一路斂有日了。到上海初期，在同仁醫院養病的錢，都是朋友從遙遠的各地匯寄給我的；近數年來，許多書店刊物主持人幫助我的忙，使我可以在上海「賣文」維持下去。但是，他數月以來，沒有洗過一次浴，或者上過一次理髮店。我一時衝動，借給他十塊錢，叫他在第二天

但是他衣衫異常襯襯，一望而知，他數月以來，沒有洗過一次浴，或者上過一次理髮店。我一時衝動，借給他十塊錢，叫他在第二天早晨來到上工之前，自己整整一番。那天傍晚，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得到的結論是：我已經丟掉了十元。對個人的善舉，發生懷疑，似乎人類的天性。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來了。他用極少的錢，已經完全成了奇蹟。他已經買了幾件清潔的

早晨報到上工之前，自己整整一翻。那天傍晚，我想起這件事的時候，得到的結論是：我已經丟掉了十分。對個人的善舉，發生懷疑，似乎是人類的天性。可是第二天早晨，他來了。他用極少的錢，已經完全成了奇蹟。他已經買了幾件清潔的舊衣服；裁縫已經補好他的大衣，一個中國理髮匠已替他剪髮修面。他甚至買了一隻舊皮箱，箱上貼的紙條，顯示它的原主，曾經寄寓在歐洲幾家最放寬的旅館中。

驗還未聘定的六名職工，倒是二
不錯的主意。測驗的成績，意外
滿。我接見符合其他資格的十五
人，每人給他一張十元鈔票，叫他
整頓一番，第二天早晨報到上工。
平均得到的結果很好，因為他們
中的六人，來的時候很整潔，眼
很清澈。他們絕未使我遇到任何困
煩。九人之中有幾人醉倒在路上。
他們的白白，差不多值得我所花
十塊錢。

驗還未聘定的六名職工，倒是一個不錯的主意。測驗的成績，意外美滿。我接見符合其他資格的十五人，每人給他一張十元鈔票，叫他們整頓一番，第二天早晨報到上工。平均得到的結果很好，因為他們中的六人，來的時候很整潔，眼睛很清澈。他們絕未使我遇到任何麻煩。九人之中有幾人醉倒在路上，他們的自白，差不多值得我所花的十塊錢。

中國乞丐往往成爲外人居留區的一個嚴重問題，很可能地，日後仍不能解決。上海租界的繁華，加上關於洋鬼子的無稽之談，說他們散發銀幣，吸引了周圍數哩內的乞丐們。把他們關入獄中，使上海更

更見嚴重的累贅。便由當局圈禁起來，用渡船成批載過黃浦江，令其在浦東鄰近村落中上岸。他們當然回來了，但是須經相當耽擱，熬住「出錢買食物」的誘惑，積得渡江的船費。自從汽車出現，直通內地的公路開闢之後，這種辦法，大見改善。捉犯人的紅車子，在寧閑的時間，裝了整批的乞丐，經過許多路，送往鄉間。一次祇令少數人下車，因此，沒有一村受到大批乞丐的滋擾。華人的新年，是鄉間一年一度的假期。其時，警察當局，比較寬弛，成千的乞丐便光顧上海了。那時候，每一只飯鍋都注滿了飯。乞丐們大嚼乞得的殘食。假期結束，巡捕房的車子又忙碌了。

一個中國理髮匠已替他剪髮修面。他甚至買了一隻舊皮箱，箱上貼的紙條，顯示它的原主，曾經寄寓在歐洲幾家最致究的旅館中。

的一個嚴重問題，很可能地，日後仍不能解決。上海租界的繁華，加散發銀幣，吸引了周圍數哩內的乞丐們。把他們關入獄中，使上海更有吸引力，因為它對於這一大批不幸者，能够供給比「他們能在別處得到的」更好的食物，與更舒服的住所。清除乞丐的辦法，八十年以來，差不多沒有改革。遠在一八五六年，乞丐結集滬上，形成較常態的一個嚴重問題，很可能地，日後仍不能解決。上海租界的繁華，加較寬弛，成千的乞丐便光顧上海了。那時候，每一只飯鍋都注滿了飯。乞丐們大嚼乞得的殘食。假期結束，巡捕房的車子又忙碌了。

若干時日以來，迷路的狗，亦用同樣方法處置。市政當局極重視中國佛教徒的抗議，不得殺害動物的生命，也許太重視了。迷路的狗，生了每種想像得到的病，在街上躑躅。但是據佛教徒嚴格的教義謂

利害，病生得怎樣沉重，不可以把它殺死，因為在靈魂無數次的輪迴中，不但能在賽狗會中得獎，而且以後能授胎爲康白度或大班的顧問。要求市政會議保全人類的佛教團體，請當局另設一處收留所，以便把迷路的狗，送往該處。市政會議接受該項提議，很聰明的想出一個辦法，在狗的耳朵上刺孔，因此能把回到租界來的狗查明。這種辦法施行的時候很短。官方派員至收留所察看，發現狗數在增加中有的不但從租界中送來，而且爲天然的交配所添加，且其增加的程度，甚至更快。由於大數的龐大，這個計劃粉碎了。

的地方。就某一點看來，此計很令人滿意，因為死的狗很多，但是死的乞丐也很多，其傷亡原因，是頗爲費解的。

警務當局，爲了滿足佛教徒的要求，徒費許多的時間及金錢，後來放棄原有辦法，改用明達的計劃。迷路的狗，除有人認領者外，一概處死。最初僅在暗中施行，接着變爲公開之舉，最後佛教徒亦接受它爲已成狀態中的一部份——這紙是那些無法可想的事中一端而已。

筆者翻閱某種舊日的記載，發現遠在一八九二年時，警務當局，已經把佛教徒置諸不理，却把基督徒糾纏不清，因爲用不人道的方法，把犬類送上永無終了的輪迴中，遭受一般人士的痛斥。四十餘年以後，筆者參加上海護蓄會的實際工作。會員中的一人，熱烈辯論把明蝦丟入沸水中，結束它塵世的生命，是否合乎人道的問題。然而另一位女太太不斷斥責公其租界警務處新設的殺犬場。又反對法租界警務處的槍殺犬隻。我離開上海的時候，對於結束犬類生命最合人道的方，法議論紛紜，仍舊沒有答案。



南方圖書出版社